

第二辑



瞻顾文丛

春回札记

黄裳著

黄裳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第二辑

黄裳著



瞻顾文丛

春回札记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回札记/黄裳著. —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

2001. 9

(瞻顾文丛)

ISBN 7-211-03957-4

I. 春... II. 黄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4099 号

瞻顾文丛

春回札记

CHUN HUI ZHAJI

黄 裳 著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编: 350003)

开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12.125 印张 4 插页 157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

ISBN 7-211-03957-4

I·93 定价: 21.6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。

主催者语

筹划本文丛时，出版社的编辑曾要我担任主编，我不敢当。“不敢当”并非佯作谦虚状的公关语言。我是个老脑筋，如果尸“主编”之名而不实干，那很无谓。要实干，那我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，且不说能力。十多年前我曾当过一次上海辞书出版社《青年文学手册》的主编之一，经手的文稿从头至尾逐字细读不说，还得提意见、动手删改乃至整个条目改写，没人写的要自己增写，那苦头至今难忘。当然，加盟本文丛的作家，除我之外都是一时人选，用不着而且我也没有本事提意见，乃至妄加是正，可是光通读一遍，我也吃不消。空担名义，又何苦来！

当今出书，通行“策划”之名，我一想也不宜仿效。我能策划谁，谁又能听我的策划？而且，一提“策划”，还令人想起“策划于密室”这句不祥的话，有点小小的余悸。因此，我就提出，我可当“主催”。

“主催”一词是日本传入的，犹言组织人、发起人、召集人。三四十年代常用，近年来少见，以至一个年轻朋友曾为此而向我质难，以为是我杜撰，逼得我专撰一文以应。本文丛的作家多数是熟人，我的确又函又电，主过催；有的如于光远、严秀两位，我还苦苦哀求过，算是尽了主催之责的。

文丛的命名我曾征询过作家们的意见，邵燕祥曾提议以



2012.9.4 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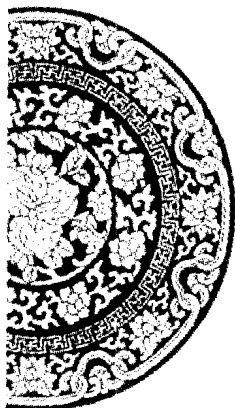
“长春藤丛书”为名。考虑到有几位作家还很年轻，不全是老头，放弃了。于是由主催人定了“瞻顾文丛”这一不抢眼的平实的名称，文丛同人均无异议。

任何重要时刻和重大事件都该有认真的前瞻和回顾，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，瞻望前途和回顾历史尤有其除旧布新的现实和观念上的郑重性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：“不了解昨天和今天，就不能预知明天。”回顾过去、反思历史才能保证理性的前瞻，才能避免在空洞的“向前看”的口号下屡屡为纠缠人的历史所困扰，也是面对现实的最佳选择。

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长期以来都是本着良知、秉持公心地向社会执言者，他们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言谈多年来有广泛的影响。他们和曲学阿世者辈不相为谋，依我看，可以若干地代表社会、民族、人类的良心。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，他们对历史的反思，对现实的指陈和对未来的期望必将给读者提供独特的启示，更不说赏聆他们论辩中的优美谈吐的愉快。

各种丛书都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体例，但本丛书则完全是开放式的，自由不拘。至于各位作家的文风各异，那更不在话下。

主催人谨向加盟的各位作家致感谢之忱，并代表文丛的作家向读者致新世纪、新千年的祝贺。



目录

瞻
顾
文
丛
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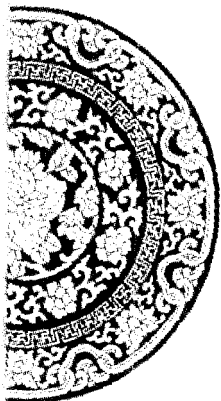
▲
春
国
札
记

I

- 3 琐记
——和巴金在一起的日子
- 11 读黄永玉画记
- 23 胡乔木与西湖
- 27 关于王昭君
——故人书简·忆汪曾祺
- 32 亦狂亦侠亦温文
——跋《壮岁集》
- 36 悼际垌
- 39 诗人荒芜
- 43 河东君
- 53 关于《湖上草》
- 59 河东君尺牋抄
- 68 旧时月色
- 70 访徐森玉
- 74 马先生汤
- 77 陈师曾
- 79 袁寒云

II

- 83 断简零篇室摭忆
- 90 常熟翁家
- 94 书香琐记
- 97 关于“自庄严堪”
- 103 上海的旧书铺
- 111 谈藏书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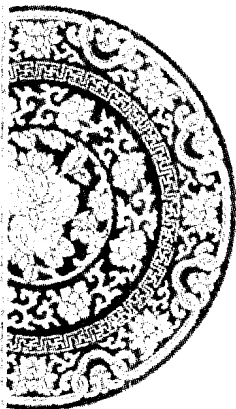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
瞻顾文丛

▲ 春园札记

- 114 拟《书话》
- 123 《俞平伯散文》小引
- 125 《南京情调》序
- 127 《我说苏州二集》序
- 129 《小楼春雨》后记
- 131 关于“玉玲珑”
- 133 我写题跋
- 135 漫话藏书
- 138 《十竹斋书画谱》的再生
- 141 读《敌后日记》
- 145 读《花间新集》
- 148 台静农散文
- 151 多棱镜下的真实
- 154 《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》读后
- 157 好一派江南烟水
- 161 藏园两种
- 163 书丛杂拾
- 166 谈龚批《简学斋诗》
- 170 《桃花扇》札记
- 173 关于津逮楼
- 174 关于“纫秋山馆”
- III
- 179 一觉
- 182 求实
- 184 盗版溯源
- 188 大师的偏执



目录

瞻顧文丛▲

▲春回札记

- 192 湖楼题壁
- 194 白描
- 198 马瑶草小记
- 203 开水白菜
- 206 画里的钟进士
- 208 邓拓的藏画
- 211 林则徐怎样离开广州
- 213 西施的故乡
- 217 《红楼梦》杂谈
- 221 荔枝与《红楼梦》
- 224 文采风流第一人
- 229 “曹雪芹画像”新说
- 232 林姑娘的眉眼
- 235 婉嫔将军
- 239 漫游零感
- 242 过安庆
- 246 重访贵阳
- 249 秋柳及其他
- 253 关于《鞠部丛谈校补》
- 260 跑城·坐楼
- 262 说《戏痴说戏》
- 265 夜奔
- 267 关于《潘金莲》
- 270 看戏杂感
- 273 从案头到场上
- 看电视剧《围城》

277 露间诗

IV

285 热带夜梦抄

306 乙酉归韶日记

377 后记

目录

瞻顾文丛 ▲

▲ 春
回
札
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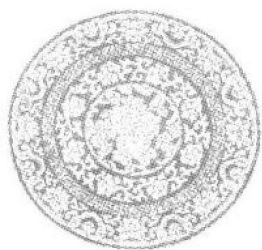
I

瞻顧文丛▲

▲春回札记

瞻顧文丛▲

▲春回札记



琐记

——和巴金在一起的日子

五十三前巴金给我写过一张字，是用毛笔写在荣宝斋诗笺上的，邵可伯《大地理》序中的一段话，

我无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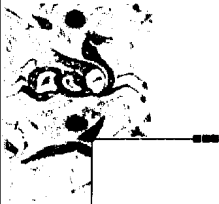
到什么地方，
我都觉得好
像在我自己
家里一样，
在我的国土
里一样，在
我的同胞，
我的弟兄中
间一样。我
从没有让我
的感情征服
了我自己，
支配着我的
只有那个同
胞爱的感情
……

黄裳先生

巴金

我無論到什麼地方，我都會覺得好像
在我自己家裏一樣，我的國土裏一
樣，在我的同胞，我的弟兄中間一樣。我
從沒有讓我的感情征服了我自己，
支配着我的只有那個同胞愛
的感情……（邵可伯《大地理》序）





当时，我为《文汇报》编副刊“浮世绘”，设计了一个专栏，请文化界人士写字，准备陆续刊出。我买了几匣荣宝斋彩色诗笺，留给在北平的吴晗一盒，请他就近请人写字；在上海就从巴金和靳以开始，缠着他们动笔。巴金好像不大赞成这种“风雅”行径，但到底还是同意了。别的人写的大抵是一首诗，他写的则是上面一段话。他说过，他译书，总是选自己喜欢的、同意的作品才动手。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，那么，邵可倡的这些话，一定是他欣赏的，他自己心里的话。

当时巴金住在霞飞坊（今淮海坊），他家来往的朋友多，简直就像一座文艺沙龙。女主人萧珊殷勤好客，那间二楼起坐室总是有不断的客人。那可不是一个小圈子而是大圈子，这从他主编的“文学丛刊”十集的作者群可以看出。我就在这儿抓住过胡风，也给我写过一张字。可惜十年动乱中我收集的一大批墨迹被抄没了，发还时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，胡风写的一张理所当然地没有了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巴金不大参加朋友们的嬉笑、争论，他总是一个人在三楼的卧室里工作。到了吃饭时，才被叫下来。披着一件人字呢夹大衣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嘴里念着德文，一面慢慢地从楼梯上踱下来。那时他正在译斯托姆的《迟开的蔷薇》。

住在他们隔壁的是许广平，住得近的则是陈西禾和顾均正。和靳以一样，都是常来夜谈的客人。有些老朋友如吴朗西、朱洗，也有时来。巴金和他们常有争论，有时候辩论得很激烈。我枯坐一旁，始终听不懂他们在讨论什么。萧珊有许多西南联大的同学，如汪曾祺、查良铮、刘北汜，也不时

来坐。谈天迟了，就留下晚饭，有时到近旁的美心去叫葱油鸡来添菜。有时陪他们夫妇去吃咖啡，总是附近国泰电影院斜对过的老大昌，而不肯多走几步去DD'S，虽然那里的咖啡要好得多，因为老大昌的老板过去曾是萧珊家里的旧人。也常去看电影，不过巴金很少同去，总是由我们一些年轻人陪了萧珊前往。靳以就说我们是萧珊的卫星。

解放前夕，国民党政府抛出了金圆券，一时物价飞涨，早晚市价不同。巴金是靠开明书店的版税过活的，收到的是期票，不能不赶快处理。一次我陪萧珊去取版税，拿到期票以后就赶到金城银行，从诗人王辛笛那里换得现款，坐在三轮车上捧着一袋纸币踌躇无计，只能胡乱买一些日用杂物回来。后来开明书店改变办法，每月发给应变费银元（即所谓“大头”）二十枚，一直维持到解放。

写完《寒夜》以后，巴金就没有再写小说，他主要的工作是翻译，同时忙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务。他在编辑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举一个小例子，我的散文集《锦帆集外》为他编入“文学丛刊”第九集，发排以后取归原稿，看到在草率零碎的底稿上几乎布满了他用红墨水校订的笔迹。我习惯用的“里”字都为他一一改成“裏”字。看了不能不使我惶愧，深深体会到在前辈提掖下蹒跚前进的温暖与感激。《集外》本来有好几篇杂文，为他删去了。他说，情感的表露要适当地控制才好。这是指那些闲情之作说的。

最使他愉快的是将新刊的著译送给朋友。每次到霞飞坊好像都能带回几册新书，他自己的和朋友的。手边有，一本厚道林纸印精装黑绸面烫金的美丽的书，《谿山集》，中有我写下的题记：





谿山集一册，初版精装。陆蠡先生亲自装订，未及赠人，亦未发售。即《竹刀》也。文学丛刊第五集只此册有精装。三十六年五月廿三日傍晚，访巴金先生于文化生活社，适检出此书若干册，以其一相赠。归来后雨窗题记。

这是陆圣泉的遗著，他就是在社里被日本宪兵带走，终于死在魔掌之下的。

《谿山集》虽用米色厚道林纸印，因册子薄，却也恰好。萧珊译成了《初恋》，想印精装本。正好我印《旧戏新谈》剩下些做封面用的厚道林，就拿来给她。巴金说纸太厚印了不好看，和她争执了几句。这是仅有的一次看他们夫妇争论。巴先生一向不责备后辈。只是有一次谈天，说到老舍自沉，我说只因老舍解放后一帆风顺，没吃过大苦头，所以“文化大革命”一来，就挺不住了。不像我们这些跌爬滚打过来的人，禁得住摔打。巴金放下脸来向我说：“你吹牛！”这是难得的一次受到他的训斥。还有一次是单位里整风，我向他征求意见，得到“无原则地要钱”的批评。那正是我热衷买旧书，千方百计张罗稿费、版税、编辑费的时候。他是能说也敢说真话的，在熟人面前也是如此。

有一次在霞飞坊看到一本旧俄印的书籍装帧图册，内容丰富。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的出版物，有许多就是选用了其中的图版、稍加变化制成的，如“文化生活丛刊”等皆是，素雅干净，十分可爱。我想借来参考，不料他当宝贝似的收回去，不肯出手，好像小孩护着心爱的玩具。我觉得好笑，至今记得。

他爱藏书。新文学出版物差不多每见都收，想继承哥哥的遗志，补充“尧林图书馆”的收藏。尤其喜欢搜集外国名著精本。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献，他的收集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。我常陪他去逛旧书铺，在静安寺和大同、合记等处买书，和书店老板很熟。他搜集莎翁著作的异本，其中有德文本莎翁全集，有对开古本，有极精美的彩色版画，得意地拿出来给朋友欣赏。一九五四年夏，曾陪他去一俄人家里看书，有革命前俄国印的大册莎翁、拜伦、莫里哀的集子，都极精美。旧俄名家的全集也都收得，旁及英德法作者，无不收罗。他的版税收入，绝大部分都花在买书上了。

对中国古典文学，他也有浓厚兴趣。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他都能背诵。这都是儿时的积累。一九五五年顷还托我在旧书店买过木刻本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。前两年去看他，他从楼上取下一部明万历刻白棉纸印的唐诗选集给我看，因为上面有我的印记，怀疑是我借给他的。我说，这是送给你的。时间久了记不清了。他在书上也加钤了几方名印，可见对传统的藏书方式不是没有兴趣的。但他没有买过一本版本书，只托我在旧书店里买过一整套商务印书馆印的《绣像小说》和林译的《说部丛书》。他藏有鲁迅、西谛编的《北平笈谱》，郑振铎编的《版画史图录》，《古本戏曲丛刊》一直买到第九集。西谛编的书他是每种必得的。可惜他纪念西谛的散文一直没有写成。

他爱家乡的川戏。每次川剧来沪演出，他总要买票请朋友们看戏。川戏演员也到他家来作客。他特别喜欢袁玉堃演的《周仁献嫂》，说这是一篇精练的短篇小说。他也喜欢看京戏，记得一九四七年冬一次与萧珊、靳以、曾祺去天蟾看





盖叫天的戏，巴金说笑话：盖似乎是在台上打太极拳。他对解放后戏改工作中的缺点写过杂文批评，受到反驳。我在晚报上曾写短文《论持平》加以声援。他的杂文与《论有啥吃啥》等是同时发表的，署名余一，不知已收入全集否？

一九五二年秋，巴金从朝鲜回京，我陪萧珊到北京去接他。他们住在顾均正家。这几天玩得痛快，故宫、北海都去过，还听了梅兰芳的《金山寺》，在门框胡同吃奶酪，在惠尔康、五芳斋吃饭，信远斋吃酸梅汤。萧乾在全聚德为巴金接风，座中有何其芳、曹葆华等。北京的三秋风景，都领略尽了。

一九五七年底形势大变，我仍冒险去他家贺正。看见他们也吃了一惊，楼下客厅内坐满了贺年的客人，我被让到楼上书房里坐了一会就告辞了。从此就不再到他家作客。几年以后汪曾祺随剧团来沪，萧珊请我们到家里吃了一次酒，兴致索然，非复当年在霞飞坊同赏萧珊表演功夫茶的情致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，黄永玉来沪，我陪他去访问过一次巴金。永玉带来了沈从文的问候。萧珊不在了，我是很久以后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的。巴金的头发全白了，使我吃惊。有许多话想说，可是又无话可说。这次见面是拘束的、寂寞的。

巴金前后有多少次来到西湖，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了。八十年代初，他每年总要到杭州来住一个时期。大半住在湖滨的西泠宾馆里。凭窗外望，眼前是一片迷蒙的西湖。他曾问过我，眼前的小岛是不是阮公墩。那时他的腿脚已不方便，室外凉台在雨中积满了水，也不能踏过去。每天下午常